



榆树下的哭泣

Y U S H U X I A D E K U Q I

叶兆言◎著

公园里
李义和马文
扭打在雪地上



新华出版社



榆树下的哭泣

YU SHU XIA DE KU QI

叶兆言◎著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榆树下的哭泣 / 叶兆言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0.6

ISBN 978-7-5011-9297-7

I. ①榆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20208号

榆树下的哭泣

作 者: 叶兆言

丛书策划: 要力石

选题策划: 刘志宏

责任编辑: 刘志宏

特约编辑: 朱小兰

封面设计: 李尘工作室

封面插图: 马文丽

照 排: 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邮 编: 10004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23.5

字 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8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0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1-9297-7

定 价: 36.00元

温馨提示: 本社“新华版短信书友会”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: 13651277005

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: xhchzx@163.com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3969

目录

CONTENTS

2000年后新作

- 马文的战争 / 3
小春天的歌谣 / 48
榆树下的哭泣 / 57
花开四季 / 73
我已开始练习 / 83
十一岁的墓地 / 96
我们去找一盏灯 / 106
攀枝花 / 120

处女作

- 无题 / 133

成名作

- 悬挂的绿苹果 / 143



目录

CONTENTS

枣树的故事 / 187

代表作

追月楼 / 245

影响或争议最大之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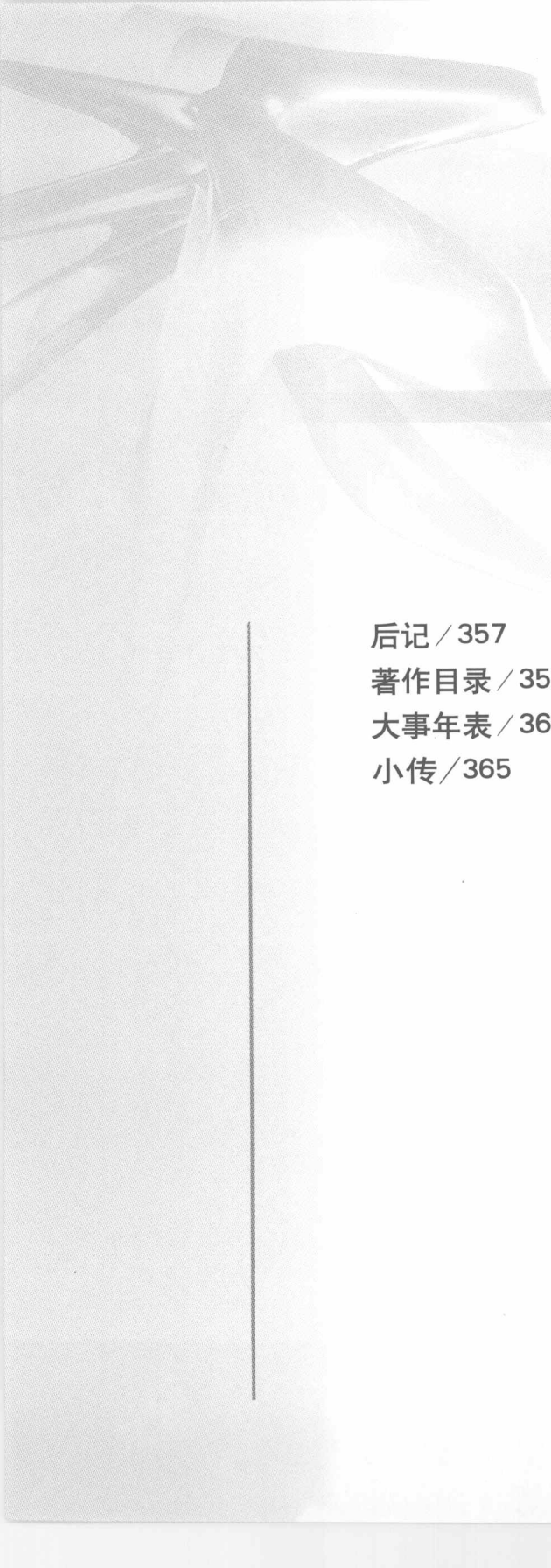
厕所 / 293

印象记

不好写的叶兆言 / 333

对话录

写作是一种等待 / 337



目录

CONTENTS

后记 / 357
著作目录 / 358
大事年表 / 364
小传 / 365



2000年后新作



马文的战争

第一章

1

马文常常趁杨欣洗澡的时候，往卫生间里硬闯。这种企图十次中有九次半会失败，因为杨欣总是把门锁上。马文显然是故意的，而且只要是个机会，决不放弃尝试，杨欣为此已和他翻过几次脸。他们的儿子马虎觉得这一幕很有趣，和母亲的想法一样，他也认为马文这么做，是有些耍流氓。男女有别，爸爸妈妈已经离婚，离了婚，马文就没有权利再偷看妈妈的身体。

马文和杨欣离婚后，依然同住在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，厅很小，共用厨房和卫生间，两人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时不时会发生一些口角。离婚前就不断吵架，想不到离了婚，还是吵。现在，杨欣正在卫生间里洗澡，她总是要花很长很长时间。马文心不在焉地走来走去，他的儿子在认真算账，虽然只是小学二年级，马虎的算术似乎很出色，跟父亲算房、水、电、煤气之类的费用，一丝不苟一分不让。他看着马文魂不守舍的样子，挺严肃地问他，是不是正憋着一泡尿。马文无可奈何叹了口气，马虎便使坏地吹起口哨，是那种为小孩把尿时的嘘声，马文很生气，骂了儿子一句。

马虎幸灾乐祸地说：“坏了，有人要尿裤子了！”



马文说：“算你的账，你小子上次多要了我十块钱，知道不知道？”

马虎对卫生间里喊着：“妈，慢慢洗，听见没有？”

马文恨不得在儿子头上打一下，他掏出皮夹，准备付账。正付到一半，杨欣湿漉漉地出来了，一边用毛巾擦头发，一边往自己房间里去。马文迫不及待冲进厕所，杨欣这时候又从房间走了出来，想再次进卫生间，发现他正敞着门在里面撒尿，哗啦啦声音极响，扭头就走，同时愤怒地请他上厕所关门。马文感到很痛快，叽里咕噜说了句什么，如释重负地走出来，立刻显得很轻松。儿子马虎正不怀好意地笑着，马文对儿子说：“有什么好笑的，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。先是你洗澡，然后是她，我也不懂这是为什么，为什么女人洗个澡，要比看半场足球赛的时间都长！”马文后面的话是说给杨欣听的，如果她愿意搭腔，他打算和她讨论一下自己撒尿的权利，可是杨欣根本没兴趣理他，扭头又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
马虎和父亲算账，计算着应该找多少钱。马文继续唠叨，他穿着一身黄颜色的制服，不明真相的人，还以为他是警察，其实只是一个居民小区的门卫。两年前，刚三十多岁的马文便提前退休，他所在的国营工厂已经倒闭，一家外国老板把厂子买了下来，不当回事地把原有的工人统统打发。工人们闹了几回事，到市委门前去静坐，到报社去散人民来信，到马路上去发传单，最后仍然不了了之。马文现在的差事是临时的，干了不过三个多月，他喜欢那身黄制服，走在街上，别人难免对他刮目相看。在马路边买菜，那些贩子不是见了他要溜，就是胆战心惊不敢多收钱。有一回，一位挺漂亮的乡下妹子看见他，挑着菜就跑，马文追着说：你跑什么，我这个警察是假的。乡下妹子一边跑，一边说：假警察，怕的就是假警察。马文笑了，说：你真的别跑，我要买你的茄子，这茄子多少钱一斤？其实根本就不想买茄子，那天他心情特别好，不仅话多，还真买了两斤茄子。

马文的手头不算宽裕，杨欣也下岗了，他每个月必须缴出一份钱来养儿子。人穷志短，他总是对账单斤斤计较，离婚已经一年多，每个月算账，都对平摊一半公共费用耿耿于怀。明知道杨欣最受不了这些，还是忍不住要把话说出来。结果每次都不愉快，马文觉得自己出这么多钱不合理，水费，电费，煤气费，都要掏出一半来实在是太吃亏。他从来不在家里洗澡，从来不用电吹风，从来不用电熨斗，而且房间里还没有空调。杨欣对这些话烦透了，只当没听见，于是马文便反反复复说给儿子听。说起来也可笑，他常常会忍不住把儿子已经算好的账，重新算一遍，然后又一次小肚鸡肠地继续啰唆。现在终于和儿子把账算清楚了，马文清点着自己的皮夹，嘴里还在不干不净。

杨欣板着脸走了出来，她似乎有什么话要对他说：“你真要是觉得吃亏，下次可以一分钱也不要出。大男人一个，你俗不俗？”

马文说：“俗！当然是俗，要不是俗，你怎么会和我离婚！”

杨欣说：“知道自己俗就好。”

马文看着杨欣，发现她今天的情绪不错，便搭讪说：“亲兄弟，明算账。我们别说是离婚了，不离婚，这账也得算清楚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2

或许马文和杨欣的斤斤计较，包含了两层意思。第一，手头确实有些拮据。第二，想多搭几句腔，因为他并不是太愿意和她分手，潜意识中还存几丝复婚的念头。和马文提早退休差不多，早就下岗的杨欣在这一年多来，工作也老是在换。她找工作好像并不难，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，最差时是柜台的营业员，最厉害时在一家不小的公司里当公关部的副总经理。她混得显然要比马



文强一些，起码是自信，动不动就敢炒老板的鱿鱼。杨欣属于那种从来不为失业担心的女人，敢想敢做，敢做敢当，天塌下来也不在乎。她做公关部副总经理的时候，常让那些喜欢吃豆腐的男人下不了台。有一次，一个自称台商的大陆人说：杨小姐，你搞公关，不作点牺牲怎么可以？杨欣大大咧咧地说：我倒是想牺牲的，可是你长得太丑了，引不起女人的兴趣。这话没人时说说也罢了，是吃饭的时候，当着一桌子人，气得那家伙差点当场翻脸，赌气喝酒，结果吐得一塌糊涂。

今天马文又一次自作聪明，误解了杨欣的情绪。他看见她没有像往常那样紧皱眉头，而是脸色发红略带微笑，便以为有机可乘。虽然住在同一套房子里，平时和她说话的机会并不是很多，杨欣根本就不爱理睬他，遇上不得不说的话，一定是板着脸，像是在法庭上提问犯人。即将展开的话题并不愉快，马文以为杨欣的脸红，是刚洗过澡的缘故，做梦也没想到她会突然开门见山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，说自己已经准备再次结婚。

“结婚？”

杨欣的脸上流露出几分歉意。

马文知道自己是明知故问，还是脱口而出：“你跟谁结婚？”

“你说是跟谁？”

马文感到非常沮丧，他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。杨欣这人毫无幽默感，即使他们当初坠入爱河之际，她也很难得说一句笑话。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，心里很不乐意，故作轻松地说：“怎么，李义已经离婚了？他小子终于离了！”

杨欣的脸上不太好看，忍住了，没发火。

马文吹了一声口哨，他想自己应该表现得根本就不在乎。

“我觉得还是先和你说一下的好，免得到时候大家尴尬，结了婚，他就可以搬过来住。”杨欣这次用的是商量口吻。

“搬这来住？”马文的眼睛瞪大了，顿时怒火万丈。

杨欣没想到马文的反应会这么强烈。他的儿子马虎也有些意外，小眼睛滴溜溜地转着，一会儿看看马文，一会儿看看杨欣。马文的心情变得很恶劣，他觉得自己没有理由阻止杨欣再结婚，而且也不在乎她又一次嫁人。但是他有权利拒绝那个叫李义的男人，搬到自己的这套房子里来住。短时间的沉默，马文咬了咬嘴唇，问杨欣是否搞错了，他提醒她注意，这可是他父亲单位的房子，是以他父亲的名义分到手的，虽然房改时已经购买下来，但是产权并不属于她。

杨欣气呼呼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并不想占据你的房子。再说，这房子多少也有我的一份。”马文气得脸煞白，说：“我告诉你杨欣，不要欺人太甚。你们要结婚，我不拦你，可是请远离这套房子。”

杨欣说：“我想我有这个权利。”

“什么权利不权利，别跟我来这套，”马文咬牙切齿地说，“这李义是什么东西，没离婚时就跟你不干不净，他怎么有脸踏进这个门？”

杨欣本来准备心平气和地和马文谈，根本谈不下去，于是两人吵起来。一吵架，自然没什么好听的词，杨欣一赌气，便回自己的房间。临走留下一句话，说这种事本来没必要和你商量，整个是给脸不要脸，我就在这结婚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马文无话可说，恨不得给杨欣一个耳光，他追到杨欣房间的门口，冲她嚷着：

“那家伙要是个男人，他就不应该上这个门！有能耐就应该自己去找套房子。”

杨欣不理他。

马文又说：“要结婚，搬出去，有能耐就到外面去。”

杨欣说：“李义是没有多大能耐，你得意什么，你又有多大能耐？”

马文又一次无话可说。



杨欣说：“我就是不搬，你又能怎么样？”

马文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死也不会答应。别指望我会让步，这是我爹留给我的房子，李义他想搬进来住，除非等我死了！”

杨欣恶狠狠地说：“那你就去死，又没人拦你！”

3

马文现在孤零零地站在楼顶上，从小他就喜欢登高，小时候，他家住的是那种小楼房，在一片矮房子中，二楼已经很高了。他喜欢登高望远的感觉，有了什么委屈，受了小同伴的气，考试没考好，挨了父母的责骂，一爬上楼顶，心情陡然就会好起来。马文的父亲是个很爱啰唆的副处级干部，没事做总是想方设法教训儿子，因此只要能摆脱父亲，马文便爬到楼顶上去发呆。老式二楼的楼顶呈斜坡状，有一次刚下过雪，马文爬上去看雪景，差一点摔下去。马文现在是站在六层楼房的平顶上。全中国如今到处都是这样的建筑，成片成片的像一个个火柴盒子。马文正在咀嚼自己的痛苦，他知道杨欣是个说到做到的人，她做人永远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根本就不在乎别人的感受。他想起自己刚戴绿帽子时的情景，杨欣和李义打得火热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就能看出他们的关系已经不太正经。全车间的人都知道马文的老婆偷人，这种事好像股市利好的流言，很轻易就会到处传开。马文想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结果是他越这么做，越显得傻。

杨欣从来就不考虑做丈夫的难堪，她从来就不知道刹车，通常是越走越远，越远越离谱。她的性格是即使轧姘头，也仍然理直气壮。马文知道她这次说的又是真话，想到那个叫李义的男人马上要搬来住，他愤怒之外，悲凉之情油然而生。这显然是个不能忍受的现实，在一个三四十平方的公用空间里，前妻堂而皇之要和旧情人结婚，这以后的关系怎么相处？马文越想越别扭，越想越觉得屈辱。他想不出用什么办法，才能阻止杨欣办婚事，李

义是脸皮极厚的人，马文相信他会若无其事地走进这套房子，然后像老熟人一样地和他打招呼。

马虎探头探脑地从出口处伸出头来，远远地对马文喊着：“爸，你在干吗？”

马文没好气地说：“我在准备往楼下跳。”

马虎说：“别瞎讲，你才不敢往下跳呢！”

马文说：“我为什么不敢跳，告诉你，你爸我活腻了。我跳下去，有人就称心了。你妈就可以称心如意地和姘头过日子。”

“什么叫姘头？”

“这得问你妈！”

马文脸色很沉重，马虎突然变得紧张起来，他试探地问着：“爸，你真要跳楼呀？”

马文走到楼顶的边沿，摆了个姿势，做出要往下跳的样子，马虎这一次是真的害怕了，他大声地尖叫起来。马虎的声音惊动了杨欣，她开门出来，沿着备用的木梯子往上爬，也把脑袋伸到出口处。她远远地看着马文，十分平静地说：“喂，要跳，你就真的跳下去，别装模作样地吓唬小孩。”马文说，我吓唬谁，我吓唬我自己。杨欣说，什么叫吓唬自己，你连自己也吓唬不了。说完，喊儿子和她一起走，马虎不放心，不肯走。杨欣又说，我告诉你马文，这婚我是结定了，你就是真跳下去，我也照结不误。马文想，这个女人真是太心狠了，冷笑说，很好，我就真跳下去，让你称心。

马虎用哭腔喊着：

“爸，别往下跳，跳下去会摔死的！”

当110警车响着警笛开过来的时候，马文根本就没想这会和自己的宝贝儿子有关。马虎被杨欣硬拖了回去，小家伙心里七上



八下，放心不下马文，突然想到老师在课堂上说过的话，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拨打110。杨欣没有阻止他拨电话，马文不怕出洋相，就让他痛痛快快地丢回脸好了。刺耳的警笛带来一阵恐慌，人们纷纷从窗口探出脑袋，希望能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。马文先是和别人一样看着热闹，直到一位警官拿着手提话筒对他喊话，他才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。他突然明白这件事竟然与他有关。手提话筒发出来的声音怪怪的，回声很大，警官喊什么反而听不清楚。只是一会儿工夫，楼底下已经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，就好像过节一样，大家都抬着头看他，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。一个年轻的母亲手上抱着小男孩，她正指点他应该往什么地方看。

马文感到自己正在遭到戏弄，他没想到会是宝贝儿子打的报警电话。现在，他真的很愤怒，或许是他们争吵的声音惊动了邻居，尤其是儿子那种惊恐的尖叫声，于是喜欢多管闲事的人，便又一次多管了闲事。马文使劲地对楼下挥了挥手，让警察赶快回去，该干什么就赶快回家干什么。可是，他的这一举动，不仅不能打消别人以为他要自杀的念头，反而更进一步落实了这种假设。为了能让自己的话听得更清楚，马文向前走了约半步，这半步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。

“喂，楼顶上的那位同志，喂，喂，那位同志，请你尽量想开一些，有什么事，可以好好说嘛！”拿话筒的警官一边喊话，一边不停地调着音量。

现在，马文成为大家的焦点所在，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，他突然觉得这很有意思。也许心一横，纵身跳下楼去，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好死不如赖活，可一个人老是赖活着，又有什么意思。马文不想说自己混得很失败，然而确确实实，没有任何成功的地方。他的处境简直是糟糕透顶，记得工厂刚倒闭时，工人还聚集在一起商量如何闹事，最激烈的甚至提出集体去卧轨，这种话当然只是说说而已，说的人自己也不当真，说完就忘。习惯

很容易就成为自然，其实根本不用去卧轨，大家浩浩荡荡地爬到楼顶上，按抽签顺序排好队，每隔三分钟，往下跳一个人，直到上级主管部门作出让步，这一招绝对奇妙。马文想象自己像只巨大的蝴蝶，在空中展翅飞翔，短暂然而永恒，然后他的照片便登在了报纸上，小报上常见到这样的报道，说不定还会有几个血腥的电视镜头，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，眉飞色舞说上一阵，说上几天，一切就结束了。

一个警察的脑袋从楼顶的出口处冒了上来，这家伙年龄不小了，有些秃顶，几乎与此同时，在大楼下面，一块巨大的帆布一样的东西被拉开了，这是110联合行动的最新成果，是一种专门用于火警和防止跳楼自杀的救生装置，刚从国外进口的。马文觉得现在的场面很像是在拍电影，那位有些秃顶的警察犹豫着是否上楼顶，微微发亮的脑袋像洞穴中的老鼠似的探来探去。马文希望他不要那样小心翼翼，索性上来反而更好，但是他偏偏一声不吭，这样反倒给马文增加了不少压力。

马文对他发出了邀请：“你上来呀！”

他的声音有些走调，怪怪的，听上去有些不怀好意。

马文又说：“你们不就是要看我出洋相吗？”

警察没有作出任何反应，他只是露出半截身体，远远地监视着马文，态度并不友好。从他身边，又冒出了一个脑袋，这家伙戴着帽子，和他的同伴一样，也是一动不动地看着马文。

楼下的话筒又喊了起来：

“喂，那位同志，希望你爱惜自己的生命！”

马文很想解释说这是一场误会，这场戏已经没办法再演下去了。他不知道怎么说才好，无可奈何地往楼下看着，现在他是出奇的胆大，在他往楼下看的时候，下面的人紧张地调整着位置，好像他立刻就要往下跳一样。马文的腿有些软了，这次是不由自主，他干脆一屁股坐下来，让两条腿挂在半空中直晃荡。楼下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，那两名警察上了楼顶，向马文一步步逼近。